

# 不可言说



陈

作家出版社

沈木

不可言说

# 不可言说

陈染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可言说/陈染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0. 5  
ISBN 7-5063-1883-0

I. 不… II. 陈… III. 谈话录-中国-当代 IV. I267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23376 号

---

## 不可言说

作者: 陈 染

责任编辑: 宜 适 陈 华

装帧设计: 和合艺文 蒋 艳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[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](mailto: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)

<http://5063.peoplespace.net>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印刷三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35 千

印张: 7.5

插页: 3

印数: 50001-60000

版次: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883-0/1·1868

定价: 15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陈佩

## 内容提要

《不可言说》是陈染的一部谈话录，这部思想密集又丰富多彩的谈话录是与《声声断断》同时出版的姊妹篇。《声声断断》是她深挚的内心独白，《不可言说》是她与国内外友人的充满智性的交流。两相对照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较为丰富全面的陈染。

全书涉及面很广，日常生活、读书写作、爱情友谊、男人女人无所不有，资料十分翔实。陈染应该说是一个不善调侃、比较内敛又极其认真的作家类型，但她曾经的四年多大学教师的经历，练就了她思维敏捷、智慧率真的语言表述力量，她的坦诚、深挚、幽默甚至偏执，使她的言语充满诱人的魅力，令人惊叹。

本书以“不可言说”为题，旨在谈话的丰富性与复杂性，有些是不能像黑与白那样泾渭分明、简单划一、非此即彼的，陈染凭藉自己的睿智与幽默迂回缠绕，但绝对是肺腑之言。

目  
录

物质生活

1

黛二小姐以及性

27

超性别意识与同性爱

101

性别的人

141

个人即政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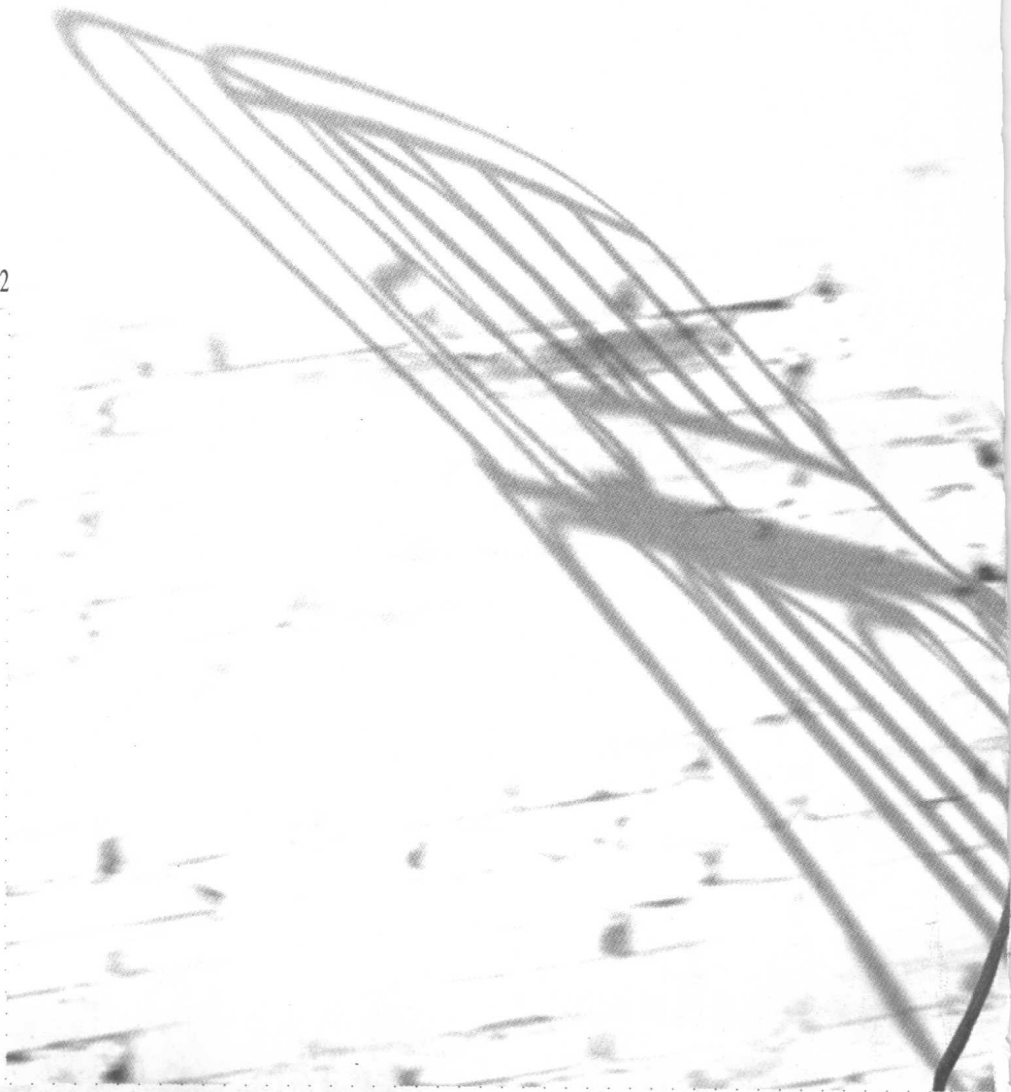
175

我的成长

217



物质生活





常识

生活最终教会  
我们的无非是  
——如何学会  
闭上一只眼，  
如何学会只说  
出半句——这  
个简单又艰难  
的事情。



张英（阅读导刊记者，以下简称张）：我向您预约有两年时间了，你大概是我采访过的作家中最难约的。为什么您两年来比较沉寂？主要在做些什么？您下一步的写作探索方向是怎样的？

陈染（以下简称染）：这两年我的身体不太好，冒出了一些问题，写得少了。近日，我正在整理两本书，十分好看的两本书。关于写作的方向，你用“探索”这个词，我觉得严重了。但我一直在思考这事。

张：今天，我想专门向你探讨一些轻松的生活话题，可以吗？

染：好啊。“轻松”的话题对我可是最不轻松的（笑）。因为你是记者呀。

张：（笑）那么，请问你，你为什么总是留短发？是一种叛逆吗？

染：我上大学时和刚刚在大学当老师的时候，一直都是长头发。后来，留长发的女孩越来越多，可能是潮流吧，于是，我就剪短了，剪得特别短。再留长发恐怕



很难了。如果你说是叛逆，也可以这样说，但我想主要是审美问题。而且省事。

其实，传统的女性美，一直是长发飘逸，如丝如缎。但是，大胆而叛逆的审美也可以是另一极端——滑嫩而清丽的光脑壳，是另一种风范的女性美，现代而性感，一种清癯流畅的浑然天成的美质。我小说里的几位女主人公都是这种叛逆的美。

张：想嫁一个你爱的人还是爱你的人？

6  
染：两方面都要。

张：理想的男性是什么样子？为什么？

染：每一个女人的感觉和愿望都不一样。想像中的“理想的男性”恐怕很难存在，蒙田的智慧、林语堂的幽默、伯格曼的艺术感觉、阿甘的厚道、张国荣的性感、比尔·盖茨的财富……等等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恐怕才能叫做“理想”，既兴奋又温暖。婚姻很多时候却是另外一回事，是过日子，能够温暖已经不容易了。

张：智慧、外貌、品质哪一点更重要？

染：人是整体的，都重要。但智慧比较吸引我。

张：你用什么牌子的口红和香水？喜欢穿什么类型的服装？

染：我现在用的是CD和范思哲的。但这个没有必要太专注。我喜欢穿舒适并且前卫一些的服装，半旧的带点褶皱的优质棉麻布，简单的风格。简单不是简易，也不是简化，怎么说呢……简单其实是最难做的，无论生活的哲学还是艺术的境界，但凡要做到简单，都是得经过最复杂的完善过程才能抵达的。所以，能买到这样的服装挺难的。

张：如何保养皮肤？你对保持身体健康有什么心得？

染：皮肤不是“保养”出来的，基本上是自然的。实际上，你吃什么搽什么对皮肤的影响都不是很大。我觉得，一切身体表面呈现的问题，终究能够在心理方面找到原因。比如，我的胃不太好，可能与我多年心态上一直不够放松、比较紧张有关系。我记得曾国藩说过一句话，大致意思是，身疾要按心病治，以不为药为药。我觉得有一定道理。在饮食方面我适合少食多餐，其他没什么禁忌。我若不紧张，我的皮肤会更好。

张：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谁？为什么？

染：我的亲人、密友和我喜欢信赖的人。他们和我

的生活息息相关。

张：谁对你的生活有转折性的影响？

8

染：你知道，中国的意识形态气味和人际关系色彩，铺天盖地无所不在，从我大学毕业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，“顶头上司”以及人际环境一直构成我的一份压力。我从前的每一次“逃离”都构成一次所谓的转折。那时候没办法了，曾发狠地想，一定要“勾结”一个大侠或者大官，去打那种以势欺人的人几个耳光。有时候真想找个肩膀靠一靠。软弱的时候，就搬出蒙田的一句话鼓励自己，他说，我们那么沉重地靠在别人的手臂上，以致于我们自己的力量消失了。



张：上网吗？看到过什么网络文学作品？水平如何？

染：还没上，正在考虑。

张：最理想的女性形象是谁？她为什么打动了你？

染：最理想的女性是我的小说《私人生活》里的禾寡妇，可惜她是我虚构的，否则我们一定会成为亲密的朋友。她集中了女性所有的美好，智慧、自立、温馨、善解人意、母性……令人心碎。

张：当生活与写作发生冲突时，你如何选择？

染：无疑，选择生活。

张：愿意将现在的生活状态继续下去吗？

染：还需要调整一下我的心态，这与别人与外界无关。有一句话不是说吗，若你无法改变外部世界，那么你起码可以改变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。

张：现在与你二十岁时，对爱情的看法有了什么转变？

染：有太大的转变了。我二十岁时，整天一个人关在房子里看书，研究爱情，纸上谈兵。结果到真正的“练

兵场”上一看，不是那么回事。抽象地说吧，二十岁时我认为爱情首先得不平常，现在觉得爱首先得平常。

张：钱对你很重要吗？你如何处理赚到的钱？多少钱对你而言算是“够了”？

染：钱当然重要。但有些事伤害我的感觉，我就不会为了钱去做自己反感的事，我觉得爱自己比爱钱更重要。金钱至上的人，不一定有钱；轻看金钱的人，不一定没钱。我这里一点没有标榜自己不爱钱的意思，只是说，在我心里，人比钱分量更重。对待钱嘛，我现在合理地享受生活，并为将来能够合理地享受生活做好准备。我想给我的亲人和朋友多少钱就能给多少的时候，就“够了”。

张：我们为爱情应该放弃其他的东西吗？

染：但愿别发生这样的对立、矛盾。有时候，我们为爱情放弃其他的东西，还是非常美好和震撼的。我有点爱情至上，这说起来应该也是比较自私的态度，因为这其实还是到底先看重自己的那一份感觉，还是先看重其他的，比如金钱和权力，我当然是看重自己的那一份感觉了。但当自己没那一份感觉时，往往找其他借口，说这人没这没那啦……



张：你认为“性”在家庭生活中是个什么位置？

染：很自然平常的事情，像吃饭、用厕和阅读一样，构成生活的一部分，与年龄有关系。

张：很多人说“家庭生活”久了，爱情会变为亲情，你可以容忍这种转变吗？

染：这是事实，不存在容忍不容忍的问题。爱情是蹿跳的火花，日子久了慢慢就成了一只温暖的火炉。一个人如果永远处于“蹿跳火花”的状态，就有病了。

张：可以冒昧地问一下，你为什么放弃你从前的爱情和婚姻？

染：不适合我。

张：害怕被读者所抛弃吗？

染：实际上读者并不构成我的真实生活，所以不存在“抛弃”一说。

张：喜欢读些什么书？什么杂志？为什么？

染：图书市场的书和杂志越来越多，能读的却越来越少了。也许，这就是中国图书市场的过度转型时期吧。